



*Japan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日本镜中行

[英] 艾伦·麦克法兰 (Alan Macfarlane) 著

管可秾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日本镜中行

日本是一个鲜活的“镜中世界”，它颠覆了西方一系列传统而必不可少的二元区分，包括身与心、个人与社会、人工与自然、人与神的区分。日本使麦克法兰着迷，也使他不安。他将他那人类学家的困惑转化成了一次以日本为鉴的实验，以期解答有关现代文明之形成和存续的诸般问题。实验的结果，便是这部雄辩、有趣、发人深思的著作。

——安德鲁·巴尔沙伊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勤勉而敏锐的研究，明晰而流畅的行文。本书对一个谜样的国度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解码，解释了日本为什么仍在激起外国人的陌生感、不适感、惊讶感、愉快感。艾伦·麦克法兰的镜子……绝不掩藏真相，也绝不回避镜中世界的复杂性。

——英国《独立报》

日本向我们暗示着遥远的过去，亦即一种不分界的部落生活、一段人类的幼年，也暗示着人类的未来。日本或许是一个明日世界的部分预兆，在那里，西方思想传统的主导地位已经式微，文艺复兴精神、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美丽余音已变成一份全人类的遗赠；发源于西北欧外围地区，嗣后又输入美国的政治、哲学和社会构架已经恢复到更恰当的比例，成为百花丛中的一朵小花；在西方后现代社会和东方更古老社会的双重地基之上，新的统一体和融合体已经诞生。

——本书第227页

在读过这本书之后，我不得不思考日本的特殊性这个问题。这本书的作者、剑桥大学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辩称，日本与西方及其他文明之间不仅是细微的差别，“这种差别是极其巨大，以致于我们通常所采用的理解工具都显得不好使”。当我打电话到他在英格兰的家中时，他承认自己就像小泉八云一样，对日本思考了15年，最终却还是一样迷惘。他说：“刚到日本时，我还有一种熟悉的感觉，然后事情就变得越来越陌生。日本的独特性在于它连贯了两个不同的方面：表面上是一个现代的、理性的经济体，有政治、法律等各种东西。但在这些的后面，又有一整套迥异的社会规范和宗教信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相扑到茶道，甚至是商业上，都有一种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戴维·皮林 英国《金融时报》驻东京首席记者

上架建议：文化类

ISBN 978-7-5426-3161-9



9 787542 631619 >

定价：32.00 元

日本鏡中行



上海三聯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镜中行/(英)麦克法兰(Macfarlane, A.)著;管可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3

ISBN 978 - 7 - 5426 - 3161 - 9

I. ①日… II. ①麦… ②管… III. ①社会分析—
日本 IV. ①D731.3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5244 号

日本镜中行

编 者 / [英]艾伦·麦克法兰

译 者 / 管可稼

责任编辑 / 杜 鹏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40 千字

印 张 / 16.75

ISBN 978 - 7 - 5426 - 3161 - 9/C · 331

定价:32.00 元

献给罗莎

愿她将来有一天也能走进镜中日本

多年前，我平生结交的最好的日本朋友在去世前不久对我说：“再过四五年，当你发现自己根本不能了解日本人的时候，那就是你了解日本人的开端了。”现在，既然我已经认识到这位朋友的预言多么正确——既然我已经发现自己根本不能了解日本人，我觉得比较有资格尝试写这本书了。

拉夫卡迪奥·赫恩(小泉八云)：《日本：解读之尝试》，第9—10页

然而实际上，……面纱背后什么也没有。日本人令我们费解，不是因为他们太复杂或者太奇怪，而是因为他们如此简单。我说简单，并不表示日本缺乏多样性元素。……即使最平凡的日本人，他的宗教行为也是极其复杂的。……我们之所以觉得日本人的心灵既异质又深奥，其原因不在于他们心理上有太多矛盾的元素，而在于这些元素之间好像根本没有矛盾。

库尔特·辛格：《镜·刀·珠》，第47页

“我简直不能相信！”爱丽丝说。

“不能吗？”女王的语气透出点儿怜悯：“再试试吧——吸一口长气，闭上眼睛。”

爱丽丝笑了。“试也没有用，”她说，“一个人没法相信不可能的事情哪。”

“我敢说那是你练习得不够，”女王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每天总要练半个钟头的。嘿，有时候，早餐以前我已经相信了六件不可能的事情呢。”

刘易斯·卡洛尔：《爱丽丝镜中游》

目 录

序：结伴而行	(1)
1 走进镜中日本	(7)
2 文化震撼	(27)
3 财富	(57)
4 日本人	(81)
5 权力	(113)
6 思想观念	(143)
7 信仰	(175)
8 走出镜中日本	(209)
日本主要历史时代	(229)
本书频繁征引的几位早期访日西方人	(230)
网站、参考书目及推荐书目	(231)
索引	(238)
译后记	(255)

序
结伴而行

当爱丽丝进入奇境和穿越镜子的时候,她遇见了无数“奇人”,他们纷纷为她解释他们的奇特世界,设法消除她的疑惑。同样,本书也是我与友人多次谈话、采纳多方意见、依靠众人支持的结果。自从我与妻子莎拉首次访问日本以来,十六年匆匆而过,其间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但在这里,我只能向少数几位表示感谢。

认知日本绝非易事。如果没有中村健一教授和中村敏子教授——下称健一和敏子——这两位日本朋友的帮助,我的尝试只会彻底失败;如果我不得不首先花上好几年功夫学习说日语和读日语,我就不会有时间开展本书自始至终都在进行的各文明的比较研究。不会说日语,也不会读日语,我自然大力依靠当地的消息提供人士。譬如,日本好几位重要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代表作就不曾译成英文,我只能依靠健一和敏子概括介绍的他们的思想和观点。

我们曾多次与健一和敏子讨论本书涉及的主题。迄今我和妻子已经访日六次,每次都与他们会面,并且经常结伴云游日本。无论是我们访日期间,还是他们访英期间,我们总是无休止地提问,他们则尽力赐教,仿佛义不容辞。他们这样做,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英格兰文化也深感兴趣,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希望表述自己观察日本的结果,表达由此而生的向英格兰学习的渴望。在日本,求知欲使我们变成了他俩的“孩子”,他们走进我们的无知世界,亲切地带领我们一步步走向理解。用英语工作需要移译,所以他们的交流负担比我们沉重。

为了认识那些极其精明而且消息灵通的当代日本学者,必然需要最恰当的中间人。健一和敏子利用自己的学术关系,介绍我们认识了一批对日本问题有着深刻思考的学者,为无数次极有价值的讨论创造了条件。

对于日本学者来说，开诚布公地批评外国长辈学者也非易事。但是我们的两位朋友格外直率，也非常自信，因此成为了出色的合作者和批评家。抱着诚恳的态度和原创的精神，他们评阅了我的大量草稿和论文。

我们的合作始于一封邀请函——请我讲讲西方的浪漫爱情观^[1]。而我们双方由此发展起来的跨文化友谊，正是另一种形式的爱，令我和莎拉深为感动。这份爱，不仅体现在知识和社交方面，也体现在他们为实现合作而做的许多琐事中。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健一为我们的大多数访日行程解决了资金问题，否则，频繁访问这样一个国度必然会昂贵到令人却步。

既然本书实际上是一个共同探索的故事，是一番双方试图理解对方历史和文化的长期对话，那么，恰当的做法也许是在扉页上标明本书的合作关系。不过我们双方一致同意不这样做，理由很简单：尽管本书直接或间接引用了健一和敏子的见解，但是最终，构思和写作本书的仍是我自己。他们并不完全同意我所写的一切。因此有必要强调，纵然我们在一个联合研究项目中的互相合作渗透了本书的始末，但对本书观点负全部责任的却是我本人。

xiii

* * *

在力图认知日本的探险旅途中，还有很多人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健一和敏子全家人都让我们备感温暖，在共同相处的日子里，为我们洞察日本生活提供了宝贵的机会。感谢中村三郎、中村百合、中村爱；感谢柏木澄江、柏木道夫、柏木绫子；感谢伊藤仁彦、伊藤文子、伊藤淳。

我的日本和韩国研究生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是：索尼娅·梁、原万理子、芦刈美纪子、佐藤顺。其中，佐藤顺阅读了本书各阶段草稿，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新颖的见解，我要向他表示特别的感谢。芦

[1] 作者曾专题研究英格兰的浪漫爱情以及建立在浪漫爱情基础上的婚姻，著有 *Marriage and Love in England; 1300 - 1840* (1986 年) 一书。[本书注释全部为译者所加。]

刈美纪子阅读了本书的部分内容,作出了中肯的评论。我的另外几位博士生,米蕾耶·凯撒、斯里亚纳·达斯和马娅·彼得洛维奇,阅读了初稿的部分内容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我也和一些西方专家讨论过日本问题,获益匪浅。他们是:卡门·布雷克、伊恩·英克斯特、阿瑟·斯托克温、罗纳德·多尔、安德鲁·巴尔沙伊。与温德福尔电影公司的大卫·杜根和卡洛·马萨瑞拉一起在日本拍片是极大的快乐,帕特里克·奥布赖恩多年的支持和长期的兴趣同样弥足珍贵。

还有许多朋友细读全书草稿并提出了改进意见。感谢加布里埃尔·安德雷德、安德鲁·摩根、马克·杜林(他总共读过三稿)。哈维·怀特豪斯对“信仰”一章作出了有益的评论。苏珊·贝里博士阅读了两个章节,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在日本,我有幸与许多著名专家就日本的历史和社会展开持久的讨论,其中包括来自各专业的以下几位教授:大泽真幸、安东尼·柏克豪斯、陈省仁、刈部直、桑山敬己、真壁仁、松尾孝好、樱井英治、山岸俊男、柳町智治、横山十四男、吉川洋。我尤其要感谢渡边博,三次访日期间他都与我们相见,还对本书的几次初稿作出了评论,而且不吝时间,向我们讲解日本的历史和政治结构。

我们和不少日本学者结成了朋友,与他们持续讨论问题——时而在他们家中,时而在同游日本的旅途中,时而在他们访英的日子里。他们是:远藤乾、他的妻子希尔达·加斯帕·佩拉、他的女儿安娜,此外还有船曳建夫、速水亮、工藤雅子、杉原熏、杉原伸子、中西洋、中西姬子、落合惠美子、斋藤修、斋藤信子、田村爱里和她的丈夫山影进。

与普罗菲尔出版社一起工作永远是一桩快事,我要特别感谢约翰·戴维和彼得·卡森,他们在初始阶段就阅读了书稿,还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彭妮·丹尼尔、尼古拉·塔普林以及出版社的其他成员也一如既往,给予了我大力的支持并展现了卓著的工作效率。克莱尔·佩利格里非常

认真地阅读了打印稿,极大地改进了行文风格和语法,所以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她。

给予我最大帮助的友人之一是格里·马丁——我深切怀念的逝友。格里和他的妻子希尔达几度和我们结伴而行,并多次与我讨论日本问题。格里永远都是那么富于洞察力,在他给予我的无数援助之上,又添加了随时为这项研究提供资金的义举^[1]。其他的资助者包括英国文化协会、日本文部科学省、剑桥大学、东京大学、北海道大学全球管理项目、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中心。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和国王学院提供了适于创造性工作的良好环境,我的学生们则是我持续不断的灵感之源。

xv 我的母亲艾丽斯·麦克法兰始终激励着我,为我树立榜样,并在多个主题上与我合作。我事业上受到的多种影响之一,就是她对佛教和亚洲文明的热爱。在此,我愿借得一点篇章,赞扬这位优秀的作家、诗人、画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痛哉,就在我酝酿本书的最后日子里,她溘然长逝。

像往常一样,我最深切的感恩归于我的妻子莎拉。我们一直相偕探索日本。她对我的帮助之大,我无以言表。本书的许多见解是我俩共有的。若无她的支持、激励和多次细读,本书不可能写成。最重要的是,她带给了我一个快乐的天使,那就是我的小(继)外孙女罗莎。现在我把这次思想探险献给罗莎,作为写给她姐姐莉莉的那些信札^[2]的姐妹篇。

[1] 格里·马丁生前是欧陆公司常务董事和联合创建人,长期从事玻璃研究,曾与本书作者合著 *The Glass Bathyscaphe; How Glass Changed the World*(中译名《玻璃的世界》,商务印书馆 2003 年)一书。

[2] 指作者此前所著 *Letters to Lily; On How the World Works*(中译名《给莉莉的信——关于世界之道》,商务印书馆 2006 年)一书。

1

走进镜中日本

幸事多始于偶然，我的日本探险也如此。1990年初，英国文化协会 1 邀请我赴日做访问学者。协会的愿望是派遣一位英国学者在日本住上一两个月，授几次课，建立往来关系。他们问我是否有兴趣。我动心了，因为，此前我已读过有关日本北部阿伊努人的著作，早就想探访他们，更何况，我日常读书时还遇到过英格兰和日本之间的相似性的问题。我得知，正式邀请函来自北海道大学法学院的中村健一教授。后来我竟发现，我正是别人力劝健一邀请的对象——原来，健一的妻子敏子读过我那部关于英格兰的爱情和婚姻的著作^[1]，兴意盎然。我接受了邀请。

首次访问日本以前，我对它近乎一无所知，仅仅知道它是中国以东的一列细长群岛。我想当然地认为日本或多或少是中国的缩影，认为在大部分历史时期，日本使用着与汉语大致相同的语言，拥有与中国相似的艺术和美学、相似的家庭体系、相似的宗教（佛教和儒教）、相似的农业和饮食（稻米和茶叶）、相似的建筑风格，认为中日两国都实行过帝制，直到近代两国才各奔东西，中国变成了共产党国家，日本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

我还知道，日本是一个超级现代的、高效的国家，是一亿多人的家园。此外，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持续了两代人以上的工业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从远处看过去，日本好像是一个微型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发达，拥有极其巨大的城市、勤奋的劳动者、畅达的运输系统、精美的艺术和工艺，并以工程技术和电子技术闻名于世。²

我和日本人没有私交，但我听说他们为人矜持，大多戴着眼镜。往昔有些日本人是武士——还有几部精彩的电影描述日本历史上的武士时代

[1] 见本书“序”，第 xii 页[指边码；以下均此]注释。

呢。我又听说，日本人吃生鱼之类千奇百怪的食物，喝一种叫做米酒^[1]的谷酿酒。在传统日本社会，男人们与那些叫做艺妓的妇女过着一种自由的性生活。

如果有人叫我把我的先入之见列成一张对照表，则可能如下述：正面的条目包括优美的工艺美术、精巧的器械装置、精致的寺院和花园、崇尚荣誉的武士文化、茶道仪式和茶道伦理、引人入胜的游戏和艺术——如相扑和歌舞伎；负面的条目包括日本在二战中的军事行为、暴烈的自杀、有组织的犯罪和野寇^[2]、过度的从众心理、环境污染和市容杂乱、暴力色情文艺。本书将尽力分析这些印象的成因，也将尽力消除我自己的偏见，纠正我出于无知的判断。

我之所以再次罗列这一堆成见，是因为它们很可能引起你的共鸣。你或许不仅了解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对于我当时不知道、后来却已跻身于世界性文化的某些事物产生了印象，譬如叫做卡拉OK的群唱活动，或者日本漫画书籍。你或许看过几部刻画日本生活的近期电影，极有可能看过热门片《迷失东京》，它正好谈到了跨文化理解的困难。你大概满脑子是一幅歪曲而混乱的图画，恰如我四十八岁那年与妻子莎拉首途时一样。

* * *

3 我当时并不认为自己站在种族中心主义的立场。以往我也曾走出我所知道的唯一文化、走进不同的文化，但从未感到太大的震撼——如我遭遇日本时那种日益强烈的震撼。我承认我主要研究欧洲和英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在英格兰生活了四十年之久，但我自恃，我毕竟也在尼泊尔住过十八个月，五度访问我在那里的人类学研究点，还顺路去印度各地旅行

[1] 原文为斜体字 *sake*，表示是英译日文。本书出现大量这类情况，本译者直接将其译成中文，但用活体排出；以下均此。

[2] 野寇，日本的一种黑社会组织；详见第5章，尤见第138、139页。